

中國通俗小說叢刊之一

評註

金

玉

緣

(四)

鳳凰出版社印行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擊御絕粒



人亡物在公
子填詞



却說鳳姐正自起來納悶忽聽見小丫頭這話又唬了一跳連忙問道什麼官事小丫頭道也不

知道剛纔二門上小廝回進來說老爺有要緊的官事

所以太太叫我請二爺來了鳳姐聽是工部裏的事纔

把心略略的放下道如工部事即水月庵事乎因說道你回去回太

太就說二爺昨日晚晚上出城有事沒有回來打發人先

回珍大爺去罷那丫頭答應着去了一時賈珍過來見

了部裏的人問明了進來見了王夫人回道部中來報

昨日總河奏到河南一帶決了河口志同河決工湮沒部之事如此

了一番照料所以部裏特來報知老爺的說完退出及賈

政回家來問明從此直至冬間照時今乃夢話賈政天天有事

常在衙門裏寶玉的工課也漸漸鬆了賈用鬆字換新字再定費政

本回發端只是怕賈政覺察出來不敢不常在學房中

去念書連黛玉處也不敢常去那時已到十月中旬寶玉起來要往學房中去覺得天氣陡寒只

見襲人襲人之人字對天字說前詳詳之矣此回填詞絕粒早已打點出一包衣服向寶玉道今

日天氣很冷早晚甯使煖些說着把衣服拏出來給寶玉挑了一件穿又包了一件叫小丫頭

出交給燈籠，囑咐道：「天氣涼，二爺要換時，好生預備着。」培茗答應了，抱着毡包，跟着寶玉自去。寶玉到了學房中，做了自己的工課，忽聽得欵窓呼喇喇一派風聲，代儒遙天氣又發冷，把風門推開一看，只見西北上一層層黑雲，漸漸的往東南撲上，未及一推，風門便響，然見一學房一代儒，南其風之位，天威於人，實威於風，而究之故，培茗走進來，回寶玉道：「二爺天氣冷了，再添些衣服，六代儒之失教也，且再為填詞，批作引。」培茗走進來，回寶玉道：「二爺天氣冷了，再添些衣服。」

罷寶玉點點頭，兒只見培茗拿進一件衣服來，再以培茗過寶玉不看，則已着時神已痴了。那些小學生都巴着眼，文單却原是晴雲所補的那一件雀金裘，入上半回寶玉道：「怎麼穿這一件，來是誰給你的？」培茗道：「是裏頭姑娘們包出來的。」寶玉心事，豈不知而必以此衣傷其心者，見

人自害氣數之天如此寶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呢包上罷。」代儒只當寶玉可惜這件衣服，却也心裡喜他，知道儉省，由來是謂代儒培茗道二爺穿上罷着了涼，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爺只當疼奴才罷，寶玉無奈，只得穿上。若名裁自能服人，呆呆的對着書坐着，代儒也只當他看書

不甚理會，晚間放學時，寶玉便往代儒托病告假一天，代儒本來上年紀的人，也不過伴看幾個孩子解悶，時常也八病九痛的。八病九痛八九七十二地數也，因師之真病，遂致弟之假病，生

藥得去一個少操一日心，況且明知賈政事忙，賈母溺愛，便點點頭，免寶玉一送回來，見了賈母，王夫人也是這樣說，自然沒有不信的，略坐一坐，便回園中去了。見了襲人等，也不似往日有說有笑的，便和衣躺在炕上，襲人道：「晚飯預備下了，這會兒吃，還是等一等兒？」寶玉道：「我不吃了，心裏不舒，服你們吃去罷。」心不舒，服不舒，故此回大點睛處襲人道：「那裏禁得住揉搓？」寶玉道：「不用換襲人，這倒也不，但是嬌嫩物兒，你瞧瞧那上頭的針錢，也不該這麼踏躑他。」直與送土儀，回情，神寶玉聽了這話，正碰在他心坎兒上，歡了一

口氣這那麼着。你就收起來給我包好了。我也總不穿他了。說着。站起來脫下襲人繞過來接時。

寶玉已經自己疊起襲人。道：「二爺怎麼今日這樣勤謹起來了？寶玉也不答言。探探說見此一益疊

好了。便問包袱呢？麝月連忙遞過來。讓他自己包好。回頭却和襲人擗着眼兒笑。寶玉也不理會。

明明是恨而究不理會此 自己坐着。無精打彩。猛聽架上鐘響。自己低頭看了看表針。已指到酉

初二刻了。二偏也。能鐘着裏耳目昭然。一時小丫頭點上燈來。襲人道：「你不吃飯。喝一口粥兒罷。

別淨飲着看仔細。餓上虛火來。那又是我們的累贅了。寶玉搖搖頭兒說：「這不大餓。強吃了倒不

受用。襲人道：「既這麼着。就索性早些歇着罷。於是襲人麝月鋪設好了。寶玉也就歇下。翻來覆去

只睡不着。將及黎明。反朦朧睡去。不一頓飯時。早又醒了。惟不吃飯自難靜安。晨昏如此時襲人

麝月也都起來。襲人道：「昨夜聽着你翻騰到五更多。我也不敢問你。後來我就睡着了。不知到底

你睡着了沒有。寶玉道：「也睡了一睡。不知怎麼就醒了。以睡空為復非真能。復了襲人。這你沒有什

麼不受用。寶玉道：「沒有。只是心上發煩。煩字正定時。襲人這今日學房裏去不去。寶玉道：我昨兒

已經告了一天假了。今兒我要想團裏逛一天散散心。即是散心。一天逛走。只是怕冷。你叫他們收拾一間

房子。備下一爐香。擱下紙墨筆硯。你們只管幹你們的。我自己靜坐半天。纔好。別叫他們來攪我

麝月接着道：「二爺要靜靜的用工夫。誰敢來攪。襲人道：「這麼着很好。也省得着了涼。自己坐坐心

神也不散。因又問你既懶得吃飯。今日要吃什麼。早說好傳給廚房裏去。寶玉道：「還是隨便罷。不

必開的大驚小怪的。倒是要幾個果子。擱在那屋裏。備點果子香。結果。襲人道：「那個屋裏好。別

的都不大乾淨。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間。因一向無人。還乾淨。就是清冷些。步步清步步。我其

襲人馬判。寶玉道：「不妨把火盆挪過去就是了。襲人答應了。玉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端了一

個茶盤兒一個碗一雙牙碗。遞給麝月。這是剛纔花姑娘要的。廚房裏老婆子送了來了。麝月接了一盞。却是一碗燕窩湯。便問襲人。這是姐姐要的。麼？襲人笑道。昨夜二爺沒吃飯。又翻騰了一夜。想來今日早起。心裏必是發空的。所以我告訴小丫頭們。叫廚房裏作了這個。來的。襲人一面叫小丫頭放桌兒。麝月打發寶玉。喝了。漱了口。這不吃飯。因受氣之熱。窩寶不吃飯。因受氣之熱。窩寶不食。及平吃飯。以免熱窩之毒。

也。只見秋紋走來說。這那屋裏已經收拾妥了。但等着一時辰。動過了。二爺再進去罷。炭火通明。

正是學問做骨。得中不寶。玉點頭。只是一腔心事。懶意說話。一時小丫頭來請。說筆硯都安放妥當了。寶玉道。知道了。又一個小丫頭回道。早飯得了。二爺在那裏。寶玉道。就拿了來罷。不必累贅了。小丫頭答應了。自去。一時端上飯來。寶玉笑了一笑。向襲人麝月道。我心裏悶得。很自己吃只怕又吃不下去。不如你們兩個同我一塊兒吃。或者吃得香甜。我也多吃些。麝月笑道。這是二爺的高興。我們可不該襲人。這其實也使得。我們一處喝酒。也不止今日。只是偶然替你解悶兒。這使得。若認真這樣。還有什麼規矩體統呢？說着。三人坐下。寶玉在上首。襲人麝月兩個打橫。陪看吃了飯。襲人寫三。人同。小丫頭端上。嫩口茶。兩個看着。撤了下去。寶玉因端着茶。默默如有所思。恐人分看了。晴兒是兩人。又坐了一坐。便問這那屋裏收拾妥了。麼？麝月道。頭裏就回過了。這回子又問。又問者。一問晴兒。寶玉略坐了一坐。便過這間屋子去。親自點了一炷香。擺上些果品。便叫人出去。關上了門。外面襲人等都靜悄無聲。寶玉拈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紅箋。出來。一箋與笑。口。中祝了幾句。便提起筆來。寫道。怡紅主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茗清香。庶幾未

樂。真詞云。

隨身伴。獨自意。綢繆。誰料風波平地起。頓教驅命即時休。孰與話溫柔。東逝水。無復向西。

流。想像更無懷。夢單添衣。還見翠雲表。脈脈使人愁。詞意自明。翠字翠字是眼。指黛玉也。周

各扶湯柳陰也。乃是隱展。

寫畢，就在香上點過火，焚化了。靜靜兒等着，直待一炷香點盡了，纔開門出來，襲人道：「怎麼出來了？想來又悶的慌了。」寶玉笑了一笑，假說道：「我原是你心裏煩，纔找個地方兒靜坐坐呢。」這會子好了，還要外頭走走去呢。」說着，一迤出來，到了瀟湘館中。在院裏問過林妹妹，在家裏呢，麝紫鵲接應，遍是推。掀簾看時，笑道：「原來是寶二爺。姑娘在屋裏呢，請二爺到屋裏坐着。」寶玉同着紫鵲，走進來。黛玉却在裏頭呢，說道：「紫鵲請二爺屋裏坐罷。」寶玉走到裏間門口，看見新寫的一副紫鵲色泥金雲龍箋的小對，紫為祥之過，黑為儆之過，一死上寓着。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十字批

自命為何如。寶玉看了，笑了一笑。三見是路結文字，走入門去，笑問道：「妹妹做什麼呢？」紫玉站起

來，迎了兩步，笑着讓道：「請坐。」我在這裏寫經，只刺得兩行了。等寫完了，再說話呢。」紫玉站起

亦是行，便因叫雪雁倒茶。寶玉道：「你別動，只管寫。」說着，一面看見中間掛着一幅單條，上面畫着

一個嫦娥帶着一個侍者，又一個仙女，也有一個侍者，捧着一個長長兒的衣裳似的。二人身旁

邊略有些雲，別無點綴。全做李龍眠白描筆意。上有門寒圖三字，用八分書寫着。又用一畫結

全畫與神遊回一畫一聯相對，待其妙不可思議。曰門寒圖，即滴翠亭。青女霜神為敘，素娥月主

為黛其勢不能兩立也。是書銀漢易象，故書用八分。三百八十四爻，無非八分也。是書都用白描

故全仿白描而李之加，為理龍之有此人，為之巧合，能令人拍案叫絕。天寶玉過，妹妹這幅門寒

圖，可是新掛上的。黛玉道：「可不是昨日他們收拾屋子，我想起來，拏出來，叫他們掛上的。」寶玉道：「是什麼出處？」黛玉笑道：「眼前熟得狠的，還要問人。」寶玉笑道：「我一時想不起，妹妹告訴罷。」黛玉道：「豈不聞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鬥嬋娟。」寶玉道：「是呵。」這個實在新奇雅致。又見却好此時

拿出來對

漢胡能拉門裏

說着又東瞧西走走。雷雁泡了茶來。寶玉吃着。又等了一會子。黛玉

纏繞寫完。站起來。道：「簡慢了。」寶玉笑道：「妹妹，這還是這麼客氣。」結滿湖館但見黛玉身上穿着月白

繡花小毛皮襖。加上銀鼠坎肩。頭上挽着隨常雲髻。簪上一枝赤金扁簪。別無花朵。腰下繫着楊

妃色繡花錦襪。便是白袖而顏色異常鮮艷。月白為黛衣以揚之。楊妃為紅裙以抑之。而坎肩鈕

金番比而不敵。因為所歷真比如

而死矣。此收拾寶黛文字。真比如

亭亭玉樹臨風立 冉冉香蓮帶露開

亭亭對立。黛以不污而冉冉。冉冉對開。寶以不燥而亡

寶玉因問：「這妹妹這兩日彈琴來着沒有？」既用一聯。頓住上下。隨又以彈琴再

了。因為為寫字。已經覺得手冷。那裏還去彈琴。對不吃飯。寶玉道：不彈也罷了。我想琴雖是清奇

之品。却不是好東西。從沒有彈琴的。彈出富貴壽考來的。只有彈出憂思怨亂來的。再者彈琴也

得。心裏記識。未免費心。能彈琴自能處憂思怨亂。琴之為琴。正為憂思怨亂而作。以為費心。置之

天然不天然。說相參看。依我說。妹妹身子又單弱。不操這心也罷了。按則存舍則亡。一死一黛玉抵着嘴兒

笑。之說。然不以為然。寶玉指着壁上道：這張琴可就是麼？怎麼這麼短？黛玉笑道：「這張琴不是極

因我小時學無的時候。別的琴都殺不着。因此特地做起來的。等身作則斷能守身。不亂得。正故

琴為短雖不是焦尾枯桐。這鶴山鳳尾。還配得齊整。龍池雁足。高下還相宜。你看這斷絃。不是牛毛

似的麼。所以音韻也還清越。是琴音。寶玉道：妹妹這幾天來做詩沒有？黛玉道：「自結社以後

沒大作。寶玉笑道：「你別瞞我。我聽見你吟的什麼不可做素心。何如天上月。」因琴及詩。一非二。你攔在琴

裏。覺得音節分外的響亮。有的沒有。黛玉道：「你怎麼聽見了？」寶玉道：「我那一天從琴風軒來聽見

的。又恐怕打斷你的清韻，所以靜聽了一會就走了。找撫琴回合作本大段不提妙玉底面詳細我正要問你前路是

平韻，到末了兜忽轉了仄韻，是個什麼意思？黛玉道：這是一心自然之奇。做到那裏就到那裏，原

沒有一定的。琴理人讀書黛玉道：原如此，可惜了我不知音，枉聽了一會子。黛玉道：古來知音

人能有幾個。用知音二字掛發二人此寶玉聽了，又覺得出言冒失了，又怕寒了黛玉的心，坐了

一坐，心裏像有許多話，却再無可講的。黛玉因方纔的話，也是銜口而出，此時回想覺得太冷淡

些，也就無話。寶玉一發打量黛玉，疑疑，遂訕訕的站起來，說道：妹妹坐着罷，我還要到三妹妹那

裏瞧瞧去呢。此即黛玉道：你若見了三妹妹，替我問候一聲罷。寶玉答應着，便出來了。黛玉送至

屋門口，自己回來，悶悶的坐着，心裏想道：寶玉近來說話，半吐半吞，忽冷忽熱，也不知他是什麼

意思。入下正想着，紫鵲走來，道：姑娘，不寫了。我把筆硯都收好了。黛玉道：不寫了，收拾去罷。

說着，自己走到裏間屋裏，床上歪着，慢慢的細想。紫鵲進來，問道：姑娘，喝碗茶罷。紫鵲問喝茶對

上下兩半之引黛玉道：不喝呢。我略歪歪兒，你們自己去罷。紫鵲答應着出來，只見雪雁一個人

在那裏發顫。紫鵲走到他跟前，問道：你這會子有了什麼心事？麝雪雁只顧發顫，倒被他唬了

一跳，因說道：你別嚷。今日我聽了一句話，我告訴你聽，奇不奇？你可別言語。說着，往屋裏努嘴兒

因自己先行點着頭兒，叫紫鵲同他出來，到門外平臺底下，悄悄兒的遞姐姐，你聽見了麼？寶玉

定了親了。紫鵲聽見嚇了一跳，說道：這是那裏來的話？只怕不真罷。雪雁道：怎麼不真？別人大概

都知，這就只借們沒聽見。紫鵲道：你是那裏聽來的？雪雁道：我聽見侍書說的。弓影必發於侍書

前詳是個什麼？知府家，家資也好，人才也好。紫鵲正聽時，只聽得黛玉咳嗽了一聲，似乎起來

免的問過他到底怎麼說來。雷雁道：前兒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邊去道謝嗎？是道謝

不在屋裏，只有侍書在那裏大家坐着，無意中說起寶二爺的淘氣來。他說寶二爺怎麼好，只會

頑兒，全不像大人的樣子。此等處乃文字極不好下手處，而以淘氣不像大人樣子說起已經說

親了。還是這麼點頭點頭，我問他定了沒有，他說定了。是個什麼王大爺做媒的？仍以王爺

迷離正合書者那王大爺是東府裏的親戚，所以也不用打聽。一說就成了。紫鵲側着頭想了一想，這句

話奇。雪雁說身不奇，紫鵲想這話奇，雪雁直進奇，紫鵲金鎖又問道：怎麼家裏沒有人說起雷雁道侍書也說的，是老太太意

思若一說起，恐怕寶玉野了心，所以都不提起侍書告訴了我。又叮囑千萬不可露風說出來。正

道是我多嘴，把手往裏一指，所以他面前也不提。今日是你問起，我不犯瞞你，正說到這裏，只聽

鸚鵡叫喚，學着說姑娘回來了。快倒茶來吃。若而死實多言，有以致之。倒把紫鵲、雪雁唬了一跳。

回頭並不見有人，便罵了鸚鵡一聲。走進屋內，只見黛玉喘吁吁的，剛坐在椅子上。紫鵲搭起着

問茶問水。黛玉問道：你們兩個那裏去了？再叫不出一個人來，說着便走到炕邊，將身子一歪，仍

舊倒在炕上，往裏躺下。叫把帳子撩下。紫鵲、雪雁大家出去。他兩個心裏疑惑，方纔的話，只怕被

他聽了去了。只好大家不提。字都是博漢經管誰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竊聽了紫鵲、雪雁的話，

雖不很明白，已聽得七八分。七八分乃十五日也，實乃連原如同將身搭在大海裏一艘船，前想

後竟應了前日夢中之識，千愁萬恨堆上心來，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見了意外的事

情。那時反倒無趣。又想到自己沒有爹娘的苦，自今以後把身子一天一天遭擄起來，一年半載

少不得身登清淨，打定了主意，被也不蓋衣，也不添，竟是合眼裝睡。紫鵲和雪雁來伺候幾次，不

見動靜，又不好叫喚。晚飯都不吃。飯不點燈以後紫鵲掀開帳子，見已睡着了，被窩都蹬在脚

後怕他着了涼，輕輕兜掣來，蓋上黛玉也不動彈。待他出去，他就仍然褪下。那紫鵲只管問雷雁今兒的話，到底是真的假的。雷雁道：「怎麼不真？」紫鵲道：「侍書怎麼知道的？」雷雁道：「是小紅那裏聽來的。」影在探影又在風而轉自紫鵲道：「頭裏他們說話，只怕姑娘聽見了，你看剛纔的情形，大有原故。今日以後，倒別提這件事了。」說着，兩個人也收拾要睡。紫鵲進來，看時，只見黛玉被窩又蹬下來，復又給他輕輕蓋上。一宿晚景不提。不提晚景正乃次日黛玉清早起來，也不叫人，獨自一個，呆呆的坐着。紫鵲醒來，看見黛玉已起，便驚問：「這姑娘怎麼這樣早？」黛玉道：「可不是睡得早，所以醒得早。」紫鵲連忙起來，叫醒雪雁伺候梳洗。那黛玉對着鏡子，只管默默的自看，看了一回，那淚珠兜斷斷連連，早已濕透了羅帕。自竊聽後寫得情事通真，結風月寶鑑一部遺淚根正是

瘦影自臨春水照，柳須憐我我憐卿。玉而牡丹亭打姑矣

紫鵲在傍，也不敢勸，只怕倒把閑話勾引，舊恨來進了好一會。黛玉纔隨便梳洗了，那眼中淚漬，終是不乾，又自坐了一會，叫紫鵲道：「你把藏香點上。」紫鵲道：「姑娘你睡也，沒睡得幾時，如何點香？不是要寫經。」黛玉點點頭，兜紫鵲道：「姑娘今日醒得太早，這會子又寫經，只怕太勞神了。」罷。黛玉道：「不怕，早完了才好。」又道好了，恨聲如聞況且我也並不是為經，倒借着寫字解解悶，免以後你們見了我的字跡，就算見了我的面兒了。明言此書不滿意空說着，那淚直流下來紫鵲聽了這話，不但不能再勸，連自己也掌不住，滴下淚來。原來黛玉立定主意，自此以後，有意遺擲身子，茶飯亦無心。每日漸減下來。以漸點地寶玉下學時，也常抽空問候，只是黛玉雖有千萬言語，自知年紀已大，又不便似小時，可以柔情挑逗，所以滿腔心事，只是說不來了。寶玉欲將實言安慰，又恐黛玉生嗔，反添病症。兩個人見了面，只得用浮言勸慰，真真是親極反疎了。特用親筆寫兩人心事，非寫今日也，填詞絕妙，結由自取

那黛玉雖有實母王夫人等憐惜，不過請醫調治。只說黛玉常病，那裏知他的心病。此則指引影

紫鵝等雖知其意，也不敢說。此則指說李以此人從此一天一天的減，到半月之後，腸胃日薄，一日果

然粥都不能吃了。黛玉日間聽見的話，都似寶玉娶親的話，看見怡紅院中的人，無論上下，也像

寶玉娶親的光景。精深刺擊薛姨媽來看黛玉，不見寶釵，越發起疑心，索性不要人來看望，也不

肯吃藥，只要速死。睡夢之中，常聽見有人叫寶二奶奶的一片疑心，竟成蛇影。影實真直扶滿翠

亭中蛇咬之言一日竟是絕粒，粥也不喝，慳慳一息，垂斃待盡，未知黛玉性命如何。且看下

回分解。

此回收束通部叫吃飯之旨，上下不可分析。填詞即絕粒，絕粒即填詞，都是追原以前文字

見不能誠意，因不能正心，遂陷溺情欲，至死而不覺，悉由所思之不正也。故曰絕粒曰填詞，

詞乃詩餘，非詩之正也。

自撫琴悲往事至此為一大段，合下大段皆從解琴書生發，重博庭歡一回，聞寶黛之死亡

雖復而非真復也。講就三秋，總是入魔之路。傳來四解，無非催命之符。悲哉往事，顛覆蛇影

認來熟慣，枉矣新詞。縫縫雀裘補已堅牢，不明飽二何三。獸把燕窩當飯，雖有慈孫孝子，反

救蝗母成災，家敗人亡，一齊散火，曲終琴罷，萬籟無聲。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釵黛原折開不得，寶釵有歌，黛玉有操，寶玉亦須有所作。故借雀金裘引出填詞。

黛玉房中對聯，已有人琴俱亡之感。

素娥青女是寶釵，黛玉影身月中霜裏耐冷門寒畢竟展霜不久，明月長存兩人之結局已

在圖中照出。

寶玉說我不知音。黛玉說知音有幾。原都是無心。轉念一想。彼此已似有意。寶玉尚可。黛玉已難為情。偏又聽見雪雁一番說話。其何以堪。怒生。覓死幾致不可救藥。文章一層緊一層。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入甲寅年十月中旬。

第九十回

失錦衣貧女耐嗽雪

送果品小郎驚巨測

却說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後。漸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

粒曰立意自戕。回漸漸曰一日。明是從前十

幾天內。賈母等輪流看望。他時還有幾句話。這兩日索性不大言語。心裏雖有時昏暈。却也有

時清楚。賈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病非無因。賈母知之。眾人之不知之。而終無一言也。將紫鵲

雪雁盤問過兩次。兩個那裏敢說。便是紫鵲欲向侍書打聽消息。又怕越鬧越真。黛玉更死得快

了。所以見了侍書。毫不提起。那雪雁是他傳話。弄出這樣原故來。此時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來

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起。到了這一天。黛玉絕粒之日。紫鵲料無指望了。守着哭了會子。因出

來偷向雪雁道。你進屋裏來。好好兒的守着。他我去回老太太和二奶奶去。今日這個光景

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應紫鵲。自己去這裏。雪雁正在屋裏伴着黛玉。見他昏昏沉沉。小孩子家

那裏見過這個樣兒。只打諺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心中又痛又怕。恨不得紫鵲一時回來。纔好

解鈴繫鈴。都是侍書中間。必須看此一院。乃正怕着。只聽窗外脚步走響。雪雁知是紫鵲回來。纔

放下心了。連忙站起來。掀着裏面簾子等他。只見外面簾子響處。進來了一個人。却是侍書。多少

侍書那侍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可殺之可生見雪雁在那裏。掀着簾子。便問道。姑娘怎麼

擡雪雁點點頭兒叫他進來侍書跟進來見紫鵲不在屋裏瞧了瞧黛玉只刺得喘喘微延嘆的驚疑不止因問紫鵲姐姐呢雪雁通告訴上屋裏去了那雪雁此時只打諒黛玉心中一無所知了。又見紫鵲不在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手問道你前日告訴我說的什麼王大爺結這裏



麼說白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

不惟聲口如閩直是神情侍書道這是從那裏說起雪雁

道你還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和紫鵲姐姐說來着這一位聽見了就拿道這步田地了。

病有因若大若侍書道你悄悄兒的說罷看仔細他聽見了與前不敢提起雪雁道人事都不省

寶二爺說了親是真話麼。然非容易侍書道怎麼不真

雪雁道多早晚放定的侍書道那裏就放定了呢。一解

萬祈如此脫卸那一天我告訴你時是我聽見小紅說

的後來我到二奶奶那邊去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說呢

說那都是門客們備着這個事討老爺的喜歡往後好

拉扯的意思別說太太說不好就是太太太願意說

那姑娘好那太太眼裏看的出什麼人來。前云東府

無非弓影再者老太太心裏早有了人了就在階們

圈子裏的。五花八門太太那裏摸得着底呢老太太

不過因老爺的話不得不問問罷咧。又聽見二奶奶說

寶玉的裏老太太總是要親上做親的憑誰來說親橫

豎不中用雪雁聽到這裏也忘了神了。因說道這是怎

麼說白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如見而探春罷無可道矣

侍書道這是從那裏說起雪雁

道你還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和紫鵲姐姐說來着這一位聽見了就拿道這步田地了。再見此

病有因若大若侍書道你悄悄兒的說罷看仔細他聽見了與前不敢提起雪雁道人事都不省

了。瞧着罷左不過在這一兩天了。正說着只見紫鵲掀簾進來說道：「這了得！你們有什麼話還不去說？還在這裏說索性命，他就完了。」侍書道：「我不信有這樣奇事。」紫鵲道：「好姐姐，不是我說，你又該惱了。你懂得什麼呢？懂得也不傳這些話了。」又如聞見何等語，這裏三個人正說着，只聽

黛玉忽然又嗽了一聲。紫鵲連忙跑到炕沿前站着。侍書雪雁也都不言語了。紫鵲彎着腰，在黛玉身後輕輕問道：「姑娘，口水罷？」黛玉微微答應了一聲。雪雁連忙倒了半鐘滾白水。紫鵲接了

托着侍書也走近前來。紫鵲和他搖頭不叫他說話。侍書只得咽住了。站了一回，黛玉又嗽了一聲。紫鵲趁勢問道：「姑娘，口水？」黛玉又微微應了一聲。那頭似有欲抬之意，那裏抬得起。紫鵲

爬上炕去，爬在黛玉旁邊，端着水試了冷熱，送到唇邊，扶了黛玉的頭，就到碗邊，喝了一口。紫鵲纔要拿時，黛玉意思還要喝一口。紫鵲便托着那碗，不動。黛玉又喝了一口。搖搖頭，不喝了。喘

了一口氣，仍舊躺下。即一喝水寫得如此周致，洵為能品而水之生木在言下矣。半日微微睜眼，說逾剛纔說話，不是侍書麼？

紫鵲答應道：「侍書尚未出去。」因連忙過來問候。黛玉睜眼看了，點點頭，又歇了一在地手必急下矣而能免轉。道：「去問你姑娘好罷。」侍書見這番光景，只當黛玉嫌煩，只得悄悄退出去了。

合情原來黛玉雖則病勢沉重，心裏却還明白。此兩句乃微上微下起先侍書雪雁說話時，他也含糊聽見了一半句，却只作不知也。因實無精神，答理及聽了雪雁侍書的話，纔明白過前頭的事，原是議而未成的。又兼侍書說是鳳姐說的老太太的主意，親上作親，又是園中住着的，非

自己而誰？因此一想，陰極陽生，心神頓覺清爽許多。所以纔喝了兩口水，又要想問侍書的話，恰好賈母王夫人李纨鳳姐聽了紫鵲之言，都趕着來看黛玉。心中段團已破，自然不似先前尋死

之意思了。雖身體軟弱，精神短少，却也勉強能答應一兩句了。此事在事是正，鳳姐因叫過紫鵲問

道姑娘也不至這樣這是怎麼說你這樣唬人紫鵲道實在頭裏看着不好纔敢去告訴的回來見姑娘竟靜了許多也就怪了。這為鳳姐責問紫鵲正妥通看出此句奈大不見怪不怪何賈母笑道你也別怪他他懂得什麼看見不好就言語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嘴懶脚懶就好開說紫鵲見賈母一說了一回賈母等料着無妨也就去了正是

心病終須心藥治

解鈴還是繫鈴人

上語惟恐人不知是心不知是心之病乃道原已怪否則既到此處尚何藥可治乎下語乃作者自謂非

標調是說

不言黛玉病漸減退且說雪雁紫鵲背地裏都念佛雪雁向紫鵲說道虧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好的也奇怪。好的奇怪正與念佛互發見黛玉紫鵲道病的倒不怪就只好的奇怪想來寶玉和姑娘

娘必是姻緣人家說的好事多麼又說這是姻緣棒打不回這樣看起來人心天意他們兩個竟

是天配定的了。是乃正意不可再看你想那一年我說了林姑娘要回南去把寶玉沒急死了鬧

得家翻宅亂如今一句話又把這一個弄得死去活來可不說的三生石上五百年前結下的麼

再為木石訂定特備雁之潔鷗之恨以說者兩個抵着嘴悄悄的笑了一回雪雁又道幸虧好了

借們明兒再別說了就是寶玉娶了別的人家兒的姑娘我親見他在那裏結親我也再不露一

句話了。拜轉是淺文紫鵲笑道這就是了不但紫鵲和雪雁在私下裏講究就是眾人都知道

黛玉的病也病得奇怪也好得奇怪三三兩兩唧唧噥噥議論着不多幾時連鳳姐兒也都知

道了那王二夫人也有些疑心倒是賈母猜着了八九前數十回已將此意明演時透直到此

八九分夫器則不能八九九則不止器一說中故作矛盾非外書所經那時正值邢王二夫人

鳳姐等在賈母房中說閒話說起黛玉的病來賈母道我正要告訴你們寶玉和林丫頭是從小

兒在一處的。此是八我只說小孩兒們怕什麼以後時常聽得林丫頭忽然病忽然好都為有些

知覺了。自招所以我想他們若儘看攔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統你們怎麼說。始合之終離之反

罪狀。罪狀所以我聽了便呆了一呆。此一呆道只得答應道林姑娘是個有心計兒的。至於寶玉。歎頭歎

腦。不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對面却還都是個小孩兒形像。此時若忽然把那一個分出園外去。不

是倒露了什麼痕跡了麼。古來說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想倒是趕着把他們的事辦辦

也罷了。此段登答後呆一呆未敢多作騎牆之語。既曰園內親黨與又頗慮寶賈母敲了一敲眉

說道林丫頭的乖僻。雖也是他的好處。我的心裏。不把林丫頭配他。也是為這點子。此其與之

是一等一。此是氣數。此況且林丫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毒的。只有寶丫頭最妥。王夫人道不但老

太太這麼想。我們也是這樣。但林姑娘也得給他說了人家兒纔好。不然女孩兒家長大了。那個

沒有心事。倘或真與寶玉有些私心。若知寶玉定下寶丫頭。那倒不成事了。寫得十分沒奈何。皆

乾淨而去。而寶之所以為。賈母道自然先給寶玉娶了。然後給林丫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

人。後是自己的。況且林丫頭到底比寶玉年紀小兩歲。依你們這樣說。倒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

叫他知道。倒罷了。鳳姐便分付眾丫頭們。聽你們聽見了。寶二爺定親的話。不許混吵嚷。若有多

嘴的。提防着他的皮。天心人事何等扭捏。文賈母又向鳳姐道。鳳哥兒。叫得何等親熱。而哥兒為

此也。你如今自從身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園裏的事了。我告訴你。須得經點心兒。不但這個。就

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要錢。都不是事。你還精細些。少不得多分點心兒。嚴緊嚴緊他們纔好。況且

我看他們也就只還服你。此非驕年事。乃曰前年是為夢話。鳳姐答應了。娘兒們又說了一回

話。方各自散了。從此鳳姐常到園中照料。一日剛走進大觀園。本回上半轉送鳳姐入手。明到了

評註全圖金玉緣 卷下 第廿四回

紫菱洲畔。只聽見一個老婆子在那裏嚷。寶玉處本曹鳳姐走到跟前。那老婆子纔看見了。早垂手

侍立。口裏請了安。鳳姐道：「你這裏鬧什麼？婆子道：「蒙奶奶們派我在這裏看守花果。看花果必

我也沒有差錯。不料那姑娘的丫頭說我們是賊。本末未鳳姐道：「爲什麼呢？婆子道：「昨晚我們家的

黑鬼跟着我到這裏頑了一回。探春開懷是因外孫鳳姐問。黑鬼不知道又往那姑娘那邊去。瞧

了一瞧。我就叫他回去了。今兒早起聽見他們丫頭說丟了東西了。我問他丟了什麼。他就問起

我來了。玉見識鳳姐道：「問了你一聲。也犯不着生氣呀。婆子道：「這裏園子到底是奶奶家裏的。

並不是他們家裏的。我們都是奶奶派的。賊名兒怎麼敢認呢？明明是賊而不認。實鳳姐臉臉

了一口。集大眾普通一呼。管大觀園是如此。評厲聲道：你在我跟前旁旁叨叨的。你在這裏照看。姑娘丟了東西。你

們就該問哪。怎說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沒道理三字。隱然獨把老林叫了。捧捧出他去了。頭們

答應了。只見那岫煙趕忙出來。迎着鳳姐陪笑道：「這使不得。沒有的事。事情早過去了。冠然三語

鳳姐道：「姑娘不是這個話。不是這語。以岫煙倒不講事情。這名分上太豈有此理了。一部紅樓正

岫煙見婆子跪在地下告饒。便忙請鳳姐到裏邊去坐。鳳姐道：「他們這些人。我知道他除了我其

餘都沒上沒下的了。岫煙再三替他討饒。只說自己的丫頭不好。鳳姐道：「我看看那姑娘的分上。

饒你這一次。婆子纔起來磕了頭。又給岫煙磕了頭。纔出去了。煙雲一縷。這裏二人讓了坐。鳳姐

笑問道：「你丟了什麼東西了？岫煙笑道：「沒有什麼要緊的。是一件紅小襖兒已經舊了的。紅小襖

命衣也上應填詞已。輕益了我原叫他們找不着就罷了。這丫頭不懂事。問了那婆子一聲。

那婆子自然不依了。這都是小丫頭糊塗不懂事。我也罵了幾句。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鳳姐

把岫煙內外一瞧。看見雖有些皮綿衣服。已是半新不舊的。未必能暖和。他的被窩多半是舊的。